

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

方言与普通话集刊

WU-YUE, BEIFANG FANGYAN YU PUTONGHUA
吳越、北方方言与普通话

DI-WU BEN
第五本

WENZI GAIGE CHUBANSHE
文字改革出版社

PROVIDING THE FOLKLORE OF CHINA

方言与普通话集刊

CHINESE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DIALECTS
第 10 卷 第 1 期 2010 年 1 月

第 10 卷 第 1 期

CHINESE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DIALECTS
第 10 卷 第 1 期 2010 年 1 月

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

方言与普通話集刊

WU-YUE, BEIFANG FANGYAN YU PUTONGHUA

吳越、北方方言与普通話

DI-WU BEN

第五本

WENZI GAIGE CHUBANSHE

文字改革出版社

出版說明

这本集刊一共收集了吳越方言和北方方言与普通話对应比較的文章 10 篇,計吳越方言 6 篇(吳江、江陰、南通、金華、仙居)和北方方言 4 篇(唐山、山西、灵台、溫县)。

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 DI-WU BEN

“方言与普通話集刊” 第五本

WU-YUE, BEIFANG FANGYAN YU PUTONGHUA

(吳越、北方方言与普通話)

BEN-SHE BIAN

本社編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90 号

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
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前拐棒胡同 17 号)

新华書店發行

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印張: 7 $\frac{5}{8}$ 字数: 170 千 印数: 1—2,150 册

1958 年 8 月第 1 版

195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号: 9060·120

定价: (9) 0.90 元

目 录

吴 越 方 言

吳江方言研究	叶祥荅(1)
吳江方言的声調	叶祥荅(8)
江陰方言与北京音系的比較	邢儒南(12)
略談江苏南通專区方音的声母	徐鉄生(21)
金华方音与北京語音的对照	約 齋(25)
仙居方音和北京語音的对应关系	柯 乔(98)

北 方 方 言

北京与唐山地区語音辨正	潘鴻文(104)
山西方音中的声調与普通話的对应关系	王立达(106)
灵台方音与北京語音的对应关系	杜也平(111)
溫县土話与普通話簡說	徐承俊(113)

吳越方言

吳江方言研究

叶祥苓

吳江县在苏州市东南，兩地相距仅二十余里。吳江县的方言屬吳音系，語音比較复杂，不但有別于苏州，即其所屬各区，在語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。早在三十年前，赵元任先生已对吳語方言做过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。从1928年出版的《現代吳語的研究》来看，赵元任先生已在吳江县調查过两个区，一是黎里，一是盛澤。黎里和盛澤都在吳江县城东南，相隔不远，但方言却不完全相同。吳江县其余各区如震澤、蘆墟、平望、同里等地也各有出入。只有同里区的方言与吳江城区几乎完全一致。本文所指的吳江方言，乃是吳江城区的方言。

吳江县的方言有一个最大的特征，即声調特別复杂。《現代吳語的研究》的材料告訴我們黎里和盛澤的声調都有十个之多，这不仅在吳音系中是比較突出的，就是在閩音系、粵音系和客家話中，恐怕也是少見的。吳江(城区)的声調也有十个，但在調类的分化与归并上，与黎里、盛澤不同。本文着重对吳江(城区)声調的分析，并与黎里、盛澤兩地的声調作比較研究，这样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。至于声母、韵母和声韵的配合关系，因限于篇幅，只能作概括的介紹了。

本文所用的音标是采取赵元任式的。这有两个好处：一方面与《現代吳語的研究》的音标取得一致，便于比較研究；另一方面赵元

任式的音标已为广大語言工作者所熟悉，容易接受。当然，方言不仅是語音的問題，也包括詞彙和語法兩部分，严格地說，本文仅仅是吳江方音的簡單介紹罢了。匆匆写就，疏漏的地方在所难免，希前輩先生指正。

声母

(一) 吳江声母表：

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	發音部位						
	双唇音	唇齒音	舌尖音	舌尖前音	舌面音	舌根音	喉音
塞音	清	不送气 p 布	t 对			k 貴	ʔ 爱
		送气 p' 怕	t' 退			k' 塊	
	濁	b 別	d 道			g 茄	
塞擦音	清	不送气		ts 周	tɕ 經		
		送气		ts' 槍	tɕ' 輕		
	濁			dʒ 泉	dʒ 琴		
鼻音	濁	m 門	n 南		ɲ 年	ŋ 岸	
边音	濁		l 难				
擦音	清		f 方	s 三	ɕ 香		h 化
	濁		v 房	z 时			ʂ 話

(二) 吳江聲母描寫:

1. 聲母共28個,其中清聲母15個: p, p', f, t, t', ts, ts', s, tɕ, tɕ', ɕ, k, k', ʔo, h。次濁聲母5個: m, n, ŋ, ɲ, l。全濁聲母8個: b, v, d, dz, z, dʒ, g, ɦ。

2. 古音全清次清的聲紐都是不帶音的。全清不送氣,次清送氣。只有‘敷’母讀成不送氣的擦音而歸入全清。塞音的讀法比北京語音緊而脆,是法文派的硬音。其他音的讀法與北京語音相彷彿,唯ɦ是喉音,不同於北京語音的x。

3. 濁聲母的發音比較複雜,分述如下:

b', d', g' 的發音在一開始時聲帶就顫動,氣流很強,分明是送氣的。

dz 和 dʒ 的發音在一開始時聲帶不顫動,用嚴式國際音標來標音應該是 ts dz 和 tɕ dz, 氣流很弱,分明是不送氣的。

v 和 z 的發音在一開始時聲帶也不顫動,用嚴格國際音標來標音應該是 fv 和 sz。氣流很弱,分明是不送氣的。

ɦ 聲母是在陽調類零聲母字前面出現的。換句話說,陽調類零聲母字在起音時都帶有喉音擦音,顯得很‘重濁’。

m, n, ŋ, ɲ, l 5 個次濁聲母都不送氣的。

4. n 和 l 兩個聲母分得很清楚,凡古音‘來’母字都讀 l, ‘泥’母字都讀 n。

5. 只有 ts 組聲母,沒有 tɕ 組聲母,凡古音精、清、从、心、邪、知、徹、澄、照、穿、床、申、禪等母的字都包括在 ts 組,因此 ts 組的字就特別多。

6. ts 組中的 dz 和 z 兩個聲母最容易混淆,有些字讀 dz 或 z 都可以。有些字單讀的時候讀 dz,但連讀的時候却讀 z 了。有些字年齡大的人讀 dz,但年輕人却讀 z 了。但不管怎樣,總有一部分字只能讀 dz 而不能讀 z,也有一部分字只能讀 z 而不能讀 dz。因此 dz 和 z 仍是兩個不同的音位。目前的趨勢是 dz 聲母的字愈來愈多的可以改讀 z 了。吳江的

鄰縣如吳縣、蘇州市等地的方言中, dz 聲母已經沒有了,古音从母的字都讀擦音而歸入 z 聲母中。

7. 陰調類的零聲母字,起音時往往帶有喉塞音(ʔ),故用 ʔo 來代表一個聲母。

8. h 聲母中有些字讀音靠前,如‘花’‘灰’等字,實際音值是 x,但字數不多,又不用來區別字義,故併入 h 聲母。

9. m, ŋ 兩個聲母都可以自成音節,當作韻母,但只限於口語中。

韻 母

(一) 吳江韻母表:

第一表

韻 頭	開 口	齊 齒	合 口	撮 口
齊 尾 韻 母	1 司 4 朱	i 衣	u 烏	ɻ 羽
	ɒ 牌	iɒ 借	uo 怪 (白)	
	o 巴	io 亞		yo 靴
	ɛ 杯		ue 彎	
	ɛ 拋		ie 驢	
	ə 潘	ie 怨	ue 官	
元韻 音 尾 母		iu 烟		
		ieu 偷		
聲 化 韻 母	su 多			
	m 苗 (白)			
	ŋ 五 (白)			
	əl 兒			

注: “白”是口語

(二) 吳江韻母描寫:

1. 韻母共47個,開尾韻母19個: ɪ, ʏ, i, u, y, ɒ, iɒ, uɒ, o, io, yo, ɛ, uɛ, ɛ, ie, ɛ, ie, uɛ, iɪ。元音尾韻母兩個: iəu, ɜu。聲化韻母三個: m, ŋ, əl。鼻化韻母5個: a~, ia~, ua~, ɒ~, uɒ~。鼻音尾韻母6個: ɔŋ, iəŋ, uəŋ, yəŋ, ɔŋ, yəŋ。入聲韻母12個: aʔ, iaʔ, uaʔ, ɒʔ, iɒʔ,

第二表

韵头	开口	齐齿	合口	撮口
撮 鼻 化 韻 母	a~ 張	ia~ 將	ua~ 橫	
	ɒ~ 幫		uɒ~ 光	
鼻 韻 尾 母	əŋ 門	iaŋ 因	uəŋ 溫	yəŋ 云
	oŋ 風			yoŋ 勇
入 聲 韻 母	aʔ 法	iaʔ 甲(文)	uaʔ 挖	
	ɒʔ 百	ipʔ 爵		
	əʔ 八	ioʔ 菊		
	oʔ 黑	ioʔ —	uoʔ 國	yə 血
		irʔ 雪		

注：“文”是書面語

əʔ, ioʔ, əʔ, ioʔ, uəʔ, yəʔ, irʔ

2. 开尾韵母里的ɒ是吳江話的特征。發音靠后，帶有圓唇作用。吳江人是不會發ɑ的，但在鼻化韵母和入声韵母中，a~和ɒ~aʔ和ɒʔ却是兩個不同的音位，絕不相混。

3. 开尾韵母里的舌尖元音只有ɿ和ʮ，沒有ɿ和ʮ，因为吳江話里沒有tʂ組声母。ɿ韵的字在北京語音中都是tʂ組的字，因此很容易誤会，以为吳江話中也有tʂ組声母。其实ɿ韵的“朱”“如”所以不同于ɿ韵的“資”“寺”，仅仅是圓唇不圓唇的区别，絕沒有翹舌作用。

4. 声化韵母中的m和ŋ韵，只限于口語，字数極少，只有‘亩’(m)‘嚟’(m)‘五’(ŋ)‘魚’(ŋ)‘我’(ŋ)等5个字。

el的音值不同于北京語音中的卷舌元音，几乎沒有卷舌作用，还是以边音为主，故归并声化韵母中。吳江是沒有儿化韵的，el韵的字只有‘耳(文)二(文)而、尔等几个字。

5. 元音尾韵母特別少，一共只有3u, iəu两个韵母。原因是北京語音里的元音尾韵母ei, ai, au, ou, 在吳江話里都把i和u的元音尾去掉而变成开尾韵母E或ɒ了。iəu

韵是吳江話的特征，“狗、走、头、斗”等字都是这个韵。吳江鄰县的人，一听到这个音，就能断定你是吳江人。iəu韵的字在古音里是一等开口韵，今音應該都是洪音，但吳江却讀成細音，这也是比較少見的。

6. 鼻化韵母只限于a~和ɒ~兩個元音，上面已經說过，吳江人不会单独發a，但在鼻化韵母中，a~和ɒ~却是兩個音位。發音方法是开始时不帶鼻音，鼻音是后起的，所以鼻化的符号應該标在元音的右上角。

7. 鼻音尾韵母里的ŋ也不是固定的，可以靠前，也可以靠后，这仅仅是个人的語言習慣而已，不用来区别字义。任何一个吳江人，不管他的鼻音尾是n或ŋ，都承認“民”和“明”，“冥”和“兵”是同音的。讀ŋ的人多些，所以一律标ŋ，并不是說吳江話里只有ŋ而沒有n。

8. 入声韵母一律收喉塞音(ʔ)，不能区别古音-p, -t, -k的收音。aʔ和ɒʔ也是兩個絕不相混的音位，尽管吳江人不能单独發a，但在入声韵里，aʔ的音值却非常固定的。

9. u韵碰到f, v声母的时候，嘴唇就一直保持唇齿相接的状态，不再改成u了。这跟北京語音是一样的。

10. 开尾韵母里的O和入声韵母里的oʔ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元音，O的口型关，oʔ的口型开。

(二)吳江声、韵拼合分析：

1. 开、齐、合、撮四呼与声母的拼合关系：

开口呼除tɕ, tɕʰ, dz, ɲ, ʅ, 5个声母外，其他声母都能相拼。

齐齿呼除g, ɲ, h 3个声母外，其他声母都能相拼。

合口呼只能和p組和k組的声母相拼，其他声母都不能相拼。

撮口呼只能和ts組和tɕ組的声母相拼，其他声母都不能相拼。

2. 尖团音的問題：ts, tsʰ, dz, s, z 5个声

声韵拼合关系

(一) 吴江声、韵拼合表

第一表

韵母 声母	1	u	i	u	y	p	ip	ud	o	io	yo	e	ue	ɛ	ie	ɛ	ie	ue	ii	m	ŋ	əl
p			比	波		爸			巴			杯		包	表	搬			边			
p'			批	坡		派			怕			胚		抛	瓢	潘			偏			
b			皮	婆		败			爬			陪		袍	瓢	盘			便			
m			米			妈			麻			梅		毛	苗	瞞			棉			
f			飞	夫								翻										
v			肥	符								凡			□ ^②							
t			低			帶(白)						丹		刀	貂	端			颠			
t'			梯			他						推		滔	挑	貪			天			
d			堤			大(白)						台		逃	条	团			甜			
n			你			挪			拿			难		鬧		男						
l			利		慮	拉						来		老	潦	乱			連			
ts	資	朱	剂		疽	抓	借		蔗			追		遭	焦	專			尖			
ts'	雌	处	妻		趋	差			錯			猜		超	俏	穿			千			
dz	迟	除	齐						茶			才		潮	樵	傳			泉			
s	思	書	西		須	篩	写		沙			三		燒	消	酸			鮮			
z	时	树	徐		柴	邪			蛇			瑞		造		套			賤			
tɕ			鷄		居		家(文)								交		捐		肩			
tɕ'			欺		区										巧		圈		謙			
dz			其		渠		□ ^①								乔		杈		鉗			
ɲ			泥		愚										饒		源		年			
ɕ			希		虛							靴			考		喧					
k						家(白)		乖(白)	瓜			該	規	高		甘		官				
k'						楷			跨			开	奎	考		塢		寬				
g						茄							环	搞								
ŋ						芽						呆		咬								
h						蟹		歪	花(文)			海	灰	好		酣		欢				
fi			移		余	鞋	爷	淮(白)	画			孩	回	毫	搖	寒	園	完	鹽		五	兒
ʔ [○]			衣	烏	羽	挨(白)	耶(文)	坏(白)	蛙	亞		哀	弯	凹	妖	安	淵	碗		亩		

①‘身体健康’的口語 ②‘不要’的口語

第二表

声母 \ 韵母	au	ieu	a~	ia~	ua~	p~	up'	əŋ	iəŋ	uəŋ	yəŋ	oŋ	ioŋ
p			浜			邦		奔	兵			蹦	
p'			碰			滂		噴	拼			捧 (白)	
b			朋			旁		盆	貧			蓬	
m		謀	孟 (白)			忙		門	民			蒙	
f		否				方		分				風	
v		浮				房		墳				馮	
t	多	丟	打			当		登	丁			东	
t'	拖	偷				湯		吞	听			通	
d	駝	头	蕩 (白)			糖		盾	定			同	
n	奴					囊		能				农	
l	罗	樓	冷 (白)			狼		輪	拎			龙	
ts	租	周	張	將		庄		真	精			中	
ts'	粗	抽	昌	槍		窗		春	清			充	
dz		愁	長			藏		陈	秦			虫	
s	苏	收	商	相		双		升	心			松	
z	坐	受	腸	牆		牀		城	寻			誦	
tɕ		糾		姜					今		均		龔
tɕ'		丘		强 (勉強)					輕				
dz		球		强 (強弱)					琴		裙		穷
ɳ		牛		娘					人				絨
ɕ		休		香					兴		熏		凶
k	歌	溝	庚			岡	光	跟		滾		公	
k'	科	口	□ ^①			康	匡	肯		昆		空	
g			□ ^②				狂						
ŋ	蛾		硬			昂							
h	火		亨				荒	狠		昏		烘	
fi		油	行 (行爲)	羊	橫	降	黃	恒	形	混	云	紅	榮
ʔ○		欧	櫻	央	□ ^③	骯	汪	恩	音	溫	元	翁	雍

① ‘擦’的口語，‘擦去’也叫‘□去’。

② ‘挤’的口語，‘他挤我’也叫‘他口我’。

③ ‘空而無理’的口語。

第三表

声母 \ 韵母	a?	ia?	ua?	ɒ?	iɒ?	ɔ?	io?	ə?	iə?	uə?	yə?	iɪ?
p				百		八		不				笔
p'				拍		扑		潑				匹
b	撥			白		薄		勃				別
m	抹			麦		木		末				灭
f	法					福		拂				
v	乏					服		物				
t	搭				爹(白)	督		得				跌
t'	塔					托		脫				鉄
d	踏					讀		特				笛
n	捺					諾		納				
l	蠟				略	六		勒				立
ts	札			芍	爵	作		汁				接
ts'	察			尺	雀	触		出				切
dz	闌			着		濁		直				
s	杀			柵	削	速		塞				雪
z				石	嚼	熟		十				席
tɕ		夾(文)			脚		覺		急		决	
tɕ'		掐(文)			却		确		吃		缺	
dʒ							局		及		掘	
ɲ		捏			虐		玉		热			
ɕ							旭		吸		血	
k	夾(白)		括	格		各		革		国		
k'	掐(白)			客		哭		克		闊		
g	軋							□ ^①				
ŋ						岳		核				
h	瞎		轄	吓		霍		黑		忽		
ɸ	匣		滑		藥	斛	浴	合	叶	活	悅	
ʔ○	鴨		挖	压	約	屋	育	盍	一		粤	

① ‘揸抱’的口語。

附表:

韵母	声母	p p' b m f v	t t' d n l	ts ts' dz s z	tɕ tɕ' dʒ ɳ ʅ	k k' ŋ ʔ ɔ	g ŋ h
开口呼		有	有	有	無	有	
齐齿呼		有	有	有	有	有	無
合口呼		有	無	無	無	有	
撮口呼		無	無	有	有	無	

母都与齐齿呼、撮口呼相拼。因此古音精母組的字和見母組的字在今音 i, i- 和 y, y- 前头是不同音的。方言中分尖团的方法不是一致的,有的在齐齿呼前不分尖团,在撮口呼前分尖团。吳江分尖团的方法是:不管在齐齿呼或撮口呼前,尖音一律讀 ts 等,团音一律讀 tɕ 等。

附表:

尖音	团音
剂 tsi	飢 tɕi
疽 tɕy	居 tɕy
妻 ts'i	欺 tɕ'i
趋 ts'y	区 tɕ'y
西 si	希 ɕi
須 sy	虛 ɕy

文白兩讀的問題

文白兩讀是指一个字音有兩種讀法,一种是口語里的讀法,另一种是書面語里的讀法。吳江話里文白兩讀的字很多,像上面声韵拼合表中 kɔ 音位所包括的字全部都是口語里的讀音,書面語里根本沒有 kɔ 的音位。口語与書面語讀音的不同,不是在声母上起变化,便是在韵母上起变化,声調是不会变化的。下面列举一些文白兩讀的例字,以便分析研究。

第一表中 10 个例字文、白的讀音不同,主要是韵母起了变化。口語里都讀 ɔ 韵,而在書面語里却改讀 ɛ 韵了。这 10 个字在北京語音中都讀 ai 韵。吳江口語的讀音与北

第一表

例字	口語讀音	書面語讀音
挨	ɔ	ɛ
敗	bɔ	bɛ
买	mɔ	mɛ
奶	nɔ	nɛ
賴	lɔ	lɛ
齋	ts ɔ	tɕɛ
差	ts' ɔ	ts' ɛ
淮	uɔ	uɛ
乖	kɔ	kɛ
快	k' ɔ	k' ɛ

第二表

例字	口語讀音	書面語讀音
加	kɔ	tɕiɔ
膠	kɕ	tɕiɛ
夾	kaʔ	tɕiaʔ
間	kɛ	tɕiɪ
江	kɔ~	tɕiɔ~
更	ka~	tɕiɔŋ
龔	koŋ	tɕiɔŋ
角	koʔ	tɕioʔ
覺(覺得)	koʔ	tɕioʔ
恰	k' ɔ	tɕ'iɔʔ

京語音相差很远,而書面語的讀音与北京語音比較接近,因为 ɛ 和 ai 的區別仅仅是把元

音韵尾 i 丢掉，口形稍关而已。第二表中的 10 个例字在古音都是开口二等韵见母字。在北京语音中，都因顎化作用声母变成 tɕ 了。在吳江話里，口語仍讀 k，書面語也讀 tɕ 了。这些例字当然不能代表吳江話里全部文、白兩讀的字，但就从这些例字中，可以發現文、白兩讀之分，不是毫無規律的。往往某一个声母或某一个韵母所包括的字成套的变讀的，而且变讀的方向是愈来愈同北京语音相接近。这說明吳江方言也受北方官話的影响

而在逐漸变化了。目前的趋势是書面語的讀音愈来愈占上風，特別是一些新的詞，如“解放日报”的“解”字，“膠济铁路”的“膠”字都只有書面語的讀音，不再有口語的讀音了。因此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話，不但符合广大人民使用語言的習慣，也是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，这一点在方言的变化上是完全可以找到有力的根据的。

(1956 年 12 月于南京师范学院)

吳江方言的声調

叶 祥 苓

吳江(城区)的声調共有 10 个，但在調类的分合上，与黎里、盛澤不同。故本文在分析吳江(城区)声調的同时，也与黎里、盛澤兩地作比較研究，这样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。

一、吳江(城区)声調表

为了便于說明，列表于后。表中第一縱行是古音的平、上、去、入。因为我們还不知道古音声調的音值，所以只好写上四个类名。第二縱行是古声紐的清、濁(包括全清、次清、全濁、次濁)。因为声調的变化与發音部位無關，而与發音方法有密切的联系，所以这一行是最重要的，可以看出吳江(城区)声調分化与归并的条件。第三縱行是例字；第四縱行是吳江(城区)方言的調类和調值。

二、吳江(城区)声調与古音平、上、去、入的关系

吳江(城区)的声調有 10 个之多，如果拿今天的北京语音来作对比，則距离太大，簡

直無法理解。但如果拿古音的平、上、去、入再加上声紐的清濁来作比較研究，則完全可以找到其分化、归并的条件，分述如下：

1. 古音的陰平，不論全清次清，在吳江(城区)也是陰平，調值是 ˥˥。
2. 古音的陽平，不論全濁次濁，在吳江(城区)也是陽平，調值是 ˧˧。
3. 古音的陰上在吳江(城区)分化成兩個調类，分化的条件是以發音方法的全清和次清来决定的。全陰上的調值是 ˥˥˥，次陰上的調值是 ˥˥˥˥。
4. 古音的陽上，不論全濁次濁，在吳江(城区)也是陽上，調值是 ˧˧˧。
5. 古音的陰去在吳江(城区)分化成兩個調类，分化的条件也是以發音方法的全清和次清来决定的。全陰去的調值是 ˥˥˥˥，次陰去的調值是 ˥˥˥˥˥。
6. 古音的陽去不論全濁次濁在吳江(城区)也是陽去，調值是 ˧˧˧。
7. 古音的陰入在吳江(城区)分化成兩個調类，分化的条件还是發音方法的全清和次

古 調 类	清 濁		例 字	吳江(城区)調类与調值	
平	清	全清	剛知專尊丁边安 婚 商三 飞	陰 平	ˊ ₄₄
		次清	开超初粗天偏		
	濁	全濁	穷陈牀才唐平 寒 时詳 扶	陽 平	ˊ ₁₁₃
		次濁	鵝娘人龙难麻文云		
上	清	全清	古展紙剪短比 襖 好 手死 粉	陰 上	ˋ ₅₁
		次清	口丑楚淺体普	并入陰去(次清)	ˋ ₃₂₃
	濁	全濁	近柱是坐斷抱 亥 社似 父	陽 上	ˋ ₃₁
		次濁	五女染老暖馬武有		
去	清	全清	盖帳正醉对变 愛 汉 世送 放	全陰去	ˋ ₄₂₃
		次清	抗 唱榮 怕	次陰去	ˋ ₃₂₃
	濁	全濁	共陣助暫大备 害 树謝 飯	陽 去	ˋ ₂₁₂
		次濁	岸 閩漏怒帽望用		
入	清	全清	急桌职接得百 一 黑 說惜 福	全陰入	ˋ ₅
		次清	曲 尺七鉄匹	次陰入	ˋ ₃₄
	濁	全濁	局宅食杂讀白 合 舌俗 服	陽 入	ˋ ₃
		次濁	額 六納麦 藥		

清来决定的。全陰入的調值是 ˋ₅，次陰入的調值是 ˋ₃₄。

8. 古音的陽入，不論全濁次濁，在吳江(城区)也是陽入，調值是 ˋ₂。

总的来看，吳江(城区)声調的归类与古音的平、上、去、入完全可以对得起来的，所不同者：

1. 古音的陰上和陰去，原是兩個調类，但在吳江(城区)方言里，却因全清次清的关系，分化为四个調类了。不过吳江(城区)的次陰上和次陰去的調值完全相同(都是 ˋ₃₂₃)所以事实上只多出一个調类。現在我們根本不知

道古音的調值，所以不能断定是次陰上变为次陰去，还是次陰去变为次陰上。但在吳江(城区)方言里，去声的調值不論清、濁，都是先降后升的曲折調，因此把次陰上并入次陰去。这样一来，曲折調只限于去声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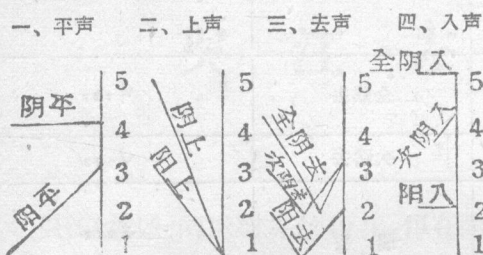
2. 古音的陰入在吳江(城区)方言中，也以全清次清为条件分化成兩個不同的調类——全陰入和次陰入。

吳江声調分化的条件，乃与發音方法的全清、次清有关，而与發音方法的全濁、次濁無關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吳江县其余各

区調类分化的条件,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
三、吳江(城区)声調的描写

1. 相对音高較低 我們知道嗓子的尖粗(绝对音高),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;而声調的高低升降(相对音高)是比較固定的。吳江(城区)方言里 10 个声調的調值都是比較低的。現在用一条豎綫作比較綫,分成五度,分別用 1、2、3、4、5 表示低、半低、中、半高、高。再在比較綫的左边用綫来表示声調的高、低、升、降。因吳江(城区)的調类較多,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圖来表示:



从上圖中可以看出,調值到达 5 度的只有陰上和全陰入。到达 4 度的只有陰平、全陰去和次陰入,其余 5 个声調的調值都在 4 度以下。再看今天的北京語音, 4 个声調中陰平、陽平和去声都到达 5 度,上声也到达 4 度,对比之下,吳江(城区)声調的相对音高显然要低得多了。

2. 去声中 3 个降升調的比較: 全陰去的調值是 $\vee_{423}$, 次陰去的調值是 $\vee_{323}$, 陽去的調值是 $\vee_{212}$, 調值的高低度虽不同,但調型都是先降后升的曲折調,因此听起来很容易混淆。

全陰去的起音是 4 度,降到 2 度后回升到 3 度,念这个調子时,曲折的味兒很容易感觉到。与北京語音里上声的調值有些相仿佛,不过北京的上声起音低,收音高,而吳江(城区)的全陰去起音高,收音低。

次陰上与全陰上的区别,只是在起音的高低度上相差一度。这一点細微的区别,如

果不是同一發音人在同一时候念,很不容易分辨出来。下面 4 对例字,每一对例字的前一字屬全陰上,后一字屬次陰上,用吳江(城区)話連起来念,就会發覺前一字の起音要比后一字高一度。

盖、抗 醉、榮 变、怕 帶、太 季、气
門、透 半、判 証、秤 做、醋 顧、庫

陽上和次陰上的区别,比較容易分辨。因为陽上都是濁声母字,由于声帶顫动的影响,起音和收音都比陰上次清要低下一度,下面 10 对例字,每一对字的前一字屬次陰去,后一字屬陽上,用吳江(城区)話連起来念,虽調型完全相同,但起音和收音上,后一字都要比前一字低下一度。

上面已經提到,吳江(城区)的次陰上归并到次陰去,这种陰上与陰去相混的現象,在其他方言里是很少碰到的。为了証明次陰上和次陰去的調值确是完全相同,而不是我們在听音記音时發生的誤会,下面列举 10 对例字,每一对例字中的前后兩字,在古音的声紐和韵攝完全相同,所不同的就是前一字是上声,后一字是去声,但在吳江(城区)方言里,却因次清的条件而完全同音了。

慷=抗 丑=臭 口=寇 悄=俏 考=靠
傀=塊 吐=兔 彩=榮 取=趣 体=替

明釋真空在《玉鑰匙歌訣》中对古音的描写有“去声分明哀怨道”之句,这用来描写吳江(城区)的去声例是挺适合的。因为吳江(城区)去声的 3 个調型,都是先降后升,音程很長的曲折調。当然,真空是明朝人,也不可能知道古音的調值,我們决不能根据“分明哀怨道”5 个灵活性很大的字,就認為吳江(城区)去声的調值与古音比較接近。

3. 入声的調值: 在吳江(城区)方言里,古音的入声字几乎全部保留下来了。我們知道古音的韵母可以分成兩类,一类是拿元音收尾的,限于平、上去三声;一类是拿輔音收尾的,輔音韵尾有六个: -m, -n, -ŋ, -p, -t, -k。

平、上、去 3 声收 -m, -n, -ŋ 的相配的入声收 -p, -t, -k。今天还保留入声的方言中, 只有粵語、閩語和客家話还保留 -p, -t, -k 韵尾。吳江(城区)的入声不是收 -p, -t, -k, 而是收喉塞音[ʔ]的。即在發音时, 气流剛从声門冲出, 声帶馬上紧閉, 因此音程显得很短促。

3 个入声調类中, 全陰入的起音最高, 到达 5 度, 收音时因受声帶紧閉的影响, 有稍稍上升的感觉, 但并不显著。次陰入的起音要比全清低, 收音时上升一度。陽入的起音最低, 收音时也有稍稍上升的感觉。总之, 三个入声調值的共同特点是音程短促, 頗有“一發即止, 稍蹤即逝”的意味。次陰入收音时的上升一度也是非常短促的, 决不像陽平(1₁₃)那样舒緩, 故标調值时所用的符号是 1 而不是 1, 用音乐上的术语來說, 平、上、去三声都是一拍, 而入声只是半拍。

四、吳江(城区)声調与黎里、盛澤的比較

为了便于說明, 列三地声調表于后。表中黎里、盛澤的調值都以《現代吳語的研究》中所記載的为标准。不过《現代吳語的研究》中描写調值的符号比較細致, 半个音的高低長短都能表示出来。为了便于比較, 就把黎里、盛澤的調值改用 5 度制声調符号来表示, 这样一来, 实际音值上就有一点兒出入了, 如黎里陽去的調值是 7^b₃, 現改为 1₁₃, 好得調型沒有变, 差別是很微細的。

从右表中来看吳江(城区)、黎里、盛澤 3 地声調的异同:

1. 陰平和陽平的归类, 三地完全相同。

古四声	清	濁	黎 里	盛 澤	吳江(城区)
平	清		1 ₄₄	1 ₄₂	1 ₄₄
	濁		1 ₂₃₂	1 ₂₃₁	1 ₁₃
上	清	全清	1 ₄₁	1 ₅₁	1 ₅₁
		次清		1 ₁₂	并入去声次清
	濁		1 ₂₃₂₄	1 ₂₁₂	1 ₃₁
去	清	全清	1 ₅₁₃	1 ₄₁₂	1 ₄₂₃
		次清	1 ₂₁₃	1 ₂₁₃	1 ₃₂₃
	濁		1 ₁₃	1 ₁₃	1 ₂₁₂
入	清	全清	1 ₅	1 ₄	1 ₅
		次清	1 ₄₅		1 ₃₄
	濁		1 ₂₃	1 ₂₃	1 ₂

2. 陰上在黎里只是一个調类, 但盛澤、吳江(城区)却有全清次清之分, 不过吳江(城区)的次陰上却归并到次陰去中去了。

3. 陽上的归类, 三地完全相同。

4. 陰去和陽去的归类, 三地完全相同。

5. 陰入在盛澤只是一个調类, 但盛澤、吳江却有全清次清之分。

6. 陽入的归类, 三地完全相同。

綜上所述, 三地陽調类的归类都完全一样, 陰調类的归类, 則稍有出入。所以有出入的原因, 还是全清、次清的关系。盛澤陰入不分全清、次清, 而黎里、吳江(城区)分全清、次清, 黎里陰上不分全清、次清, 而盛澤、吳江(城区)分全清、次清。每一种方言, 都有它不同的分化的条件, 研究起来, 倒是耐人寻味的

(1956 年 11 月于南京师范学院)

江陰方言与北京音系的比較

邢 儒 南

一、声和韵

我們要求出江陰方言和北京音系兩者之間的异同，首先要把江陰方言的声韵和北京語音里的声韵加以比較，然后方能找出它們之間的对应規律来。我們先来看一下兩方面声母异同的情况：現在北京語音里所用的声母共有 21 个，这 21 个声母的音值是：[p] [p'] [m] [f] [t] [t'] [n] [l] [k] [k'] [h] [tɕ] [tɕ'] [ɕ] [tɕʰ] [tɕʰ'] [ɕʰ] [ʈ] [ts] [ts'] [s]。北京語音是沒有[b-] [d-] [g-] [v-] [dz-] [z] [dz-] [ʒ] [ɬ] 等濁音声母的。日母[ʈ]的音原来是出于古代的一个鼻音声母，并不算是真正的濁音声母。江陰方言的語音里，不但把以上的濁声母全部保存，并且有[ŋ-] [ŋ-] 兩母。它比北京音系少舌尖后音[tɕ] [tɕ'] [ɕ] 一組声母，共有声母 28 个(見表)，这是兩個語音系統在声母方面的异同。

由于江陰方言里保存了濁声母，所以平、去、入三个声調里都分陰陽(陽上并陽去)，当然我們不能說有了濁音声母，調类就能分陰陽，这只是因为江陰的陰陽声調的分类，都很合于古音里清濁声母的区别而这样說的。我們看，在北京音里的“报豹抱鮑飽暴”讀音都是[pə'u]，在江陰語言里就有“报豹”[pə'u]和“抱鮑飽暴”[bə] 讀音的不同；北京音里“飯販泛犯”都是[fən]，江陰語音里是“泛販”[fən]同音，“犯飯”[vən]同音，北京語音里的“弔鈞掉調”[tiəu]同音，在江陰語音里是“弔鈞”[tiəu]同音，“掉調”[diəu]同

音；北京語音里的“付赴富”和“妇負父附”[fu] 同音，江陰語音里是“赴付富”[fu] 同音，“妇負父附”[vu] 是同音。在平声里，北京語音也分陰陽，江陰語音也分陰陽，但是北京的字音里是沒有濁音声母的。那么江陰語音里平声的濁音声母的陽声字，是否和北京語音里的陽声字相合呢？一般說来，它們大都是合的。例如：

北 京		江 陰	
陰	陽	陰(清)	陽(濁)
拋 [p'au]	袍 [p'au]	拋 [p'ə]	袍 [bə]
潘 [p'an]	盤 [p'an]	潘 [pə]	盤 [bə]
噴 [p'en]	盆 [p'en]	噴 [p'en]	盆 [ben]
批 [p'i]	皮 [p'i]	批 [p'i]	皮 [bi]
飞 [fei]	肥 [fei]	飞 [fi]	肥 [vi]
夫 [fu]	扶 [fu]	夫 [fu]	扶 [vu]
胎 [t'ai]	台 [t'ai]	胎 [t'æ]	台 [dæ]
湯 [t'an]	唐 [t'an]	湯 [t'an]	唐 [dan]
筐 [k'uan]	狂 [k'uan]	筐 [k'uan]	狂 [guan]
亏 [k'uei]	葵 [k'uei]	亏 [k'uei]	葵 [guai]
蒿 [hau]	豪 [hau]	蒿 [hə]	豪 [fə]
烘 [huŋ]	紅 [huŋ]	烘 [heŋ]	紅 [fien]

就拿江陰語音里的入声字，分派到北京音系里的平声的陰陽調类里来講，濁音声母的字，也大部分归在北京音系的陽平声里。例如：

北 京		江 陰	
陰	陽	清(入)	濁(入)
八 [pa]	拔 [pa]	八 [pa]	拔 [ba]
剝 [po]	箔 [po]	剝 [po]	箔 [bo]
扑 [p'u]	僕 [p'u]	扑 [p'o]	僕 [bo]
發 [fa]	乏 [fa]	發 [fa]	乏 [va]
搭 [ta]	达 [ta]	搭 [ta]	达 [da]